

◇铭心一刻

买点“东西”

[合肥]叶炎

中伏日，风歇树静，蝉声聒噪，闷热得像扣了个蒸笼。

晨起遛狗，顺道把自己也“遛”了一圈，权当晨练，再去菜市场买点蔬菜，一举三得。

两个退休老人在家，酷暑难消，胃口本就寡淡。何况冰箱常满，去菜市场，多半是贪那份人间烟火气，图个热闹。既来之，岂能空手而归?那就随便买点“东西”吧。

这“东”，便指冬瓜。夏日里拿来煨汤，少油少盐，撒一把碧绿葱花，一青二白，看着舒心，入口消暑。三伏天里，这几乎是我家餐桌上雷打不动的招牌经典。每日只需一小块，不过三元左右，够了。

这“西”，自是西瓜。此物乃解暑上品，从小吃到老，滋味虽年年相似，如今品种品牌却多了不少，繁杂难辨。年纪到了，再好的东西也不敢贪吃，每日只买一只西瓜的四分之一，不是抠门，是量力而行，几块钱，足矣。

一手牵犬，一手提着不足十元钱的“东西”，昂首挺胸汗流浹背往家赶。

常言道，三伏天，宜伏不宜动。何为“伏”?便是趴着，非必要不出门。原以为三伏就是三十天，掐指一算，今年竟有四十天——头末各十天，中伏独占二十天。也好，那就安心趴它四十天。

当然，每日清晨遛狗，买点“东西”，仍是雷打不动的日常必要，快去快回，偷得浮生半日凉，倒也逍遥自在。

◇两代风景

我带外孙找小虫

[盐城]汪树明

放暑假，外孙安安像候鸟一样飞到了我们小县城。

安安出生在无锡，也生活在无锡。以前他看过绘本上的虫子，也无数次听我说起儿时捉虫的趣事，每次都问这问那，可我怎么解释，他还是想象不出来。如今他大些了，我便打定主意，带他和小虫子来一场美丽的邂逅。

晚上，我们带上一只透明的玻璃瓶，去河堤上捉萤火虫。夜越黑，草丛中的萤火虫也越多。它们闪烁着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安安的尖叫声也此起彼伏：“爷爷，爷爷，这儿好多啊!”“爷爷，那个好亮啊!”我示意他小声点，然后蹑手蹑脚地凑到草丛旁，对准落在草叶上的萤火虫，屏住呼吸，猛地合拢手掌——从指缝间漏出的，只有萤光。捉了几只后，安安问：“爷爷，你小时候就用这小灯笼当路灯吗?”我点点头。“那萤火虫离开小伙伴，会不会很伤心?”我没想到他会问出这样的话。“那你说，我们该怎么办?”“放了它，让它去找小伙伴吧!”“好!好!”我为安安的善良感到欣慰。

夏天，我们这儿最多的就是知了，书上叫蝉。按照小时候粘知了的办法，我先教安安制作面粘。抓两把面粉放进碗里，加水 and 成面团，一分为二，我一半，他一半。我做示范，教他怎么揉洗。我们又找来长竹竿，把面粘缠在竿头上，扛着去捉蝉了。粘知了，得循着蝉鸣去找。知了爱待在高处，发现趴在树干上嘶鸣的知了后，就将竹竿悄悄伸过去，靠近时，猛地将面粘对准翅膀一贴。受惊的知了拼命想飞，可两只透明的翅膀已被牢牢粘住。安安拍手大叫：“粘住了!”与此同时，树上受惊飞走的蝉儿洒下一股“尿雨”，淋了他一头一脸，安安又笑又恼。

后来，我又带安安去找趴在梧桐树干上的天牛，去觅藏在青草丛中的蚂蚱，去看雨后慢悠悠爬行的鼻涕虫，振翅飞舞的小粉蝶，还有藏匿在花叶下不起眼的小甲虫。他听过的那些小虫子的故事，一天天变成了眼前鲜活灵动的模样。那些曾陪伴我整个童年的小生灵，此刻也真实地出现在了他的世界里。

◇铭心一刻

手机响了，是条短信。我摘下老花镜，凑近看了看。屏幕上只有几个字：“今天立秋，来江边看看吧。”

没有署名。可我知道是谁发的，是夏天。

为什么这样说呢，因为这个夏天热得太久了。从六月开始，重庆就像扣在一个蒸笼里，连呼吸都烫肺管子。嘉陵江的水位一天比一天低，露出一大片鹅卵石滩，踩上去烫脚。楼下的黄桷树叶子卷成了筒，蔫头耷脑的，知了叫得有气无力，像一台快散架的旧风扇。

我放下手机，没急着回。倒了杯凉茶，端着走到阳台上。太阳已经偏西了，光线斜斜地铺在江面上，江水泛着碎碎的光，晃得人眼睛发酸。对岸的山影绰绰的，被热气蒸得变了形，像一幅没干透的水墨画。

解放碑那边的钟楼敲了几下，声音传过来，闷闷的，像隔了一层棉花。

我喝完凉茶，穿上拖鞋出了门。电梯里碰到楼下的老邻居，她提着一袋子藤藤菜，说是刚从菜市场买的，一块五一斤，便宜得很。她问我这么大太阳去哪里，我说去江边走走。她摇摇头，说你这个老头子不怕中暑哦。

我没搭话，笑了笑。从家里走到江边要二十分钟。穿过几条老街，路边全是火锅店，红油锅底的味道飘出来，呛得人嗓子发痒。有一家店门口坐着个胖师傅，光着膀子炒底料，汗珠子顺着脊背往下淌，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。他

◇四时风物

暑天吃花，快乐老家。吃过槐花的我，寻思着夏天的花来。

奶奶家的南墙外，有一个十米长的瓜架，上面开满了南瓜、黄瓜、丝瓜的花。最好吃的还得数南瓜花。我听见过南瓜花的尖叫，比杨树上的蝉鸣还嘹亮。

我挎着一个半旧的竹篮子，踩着一架木梯，伸手去摘像喇叭一样的小花。有时候带着露水一块摘下来，有时候裹着蜜蜂一起装进篮子，幸好我从小不怕蜜蜂，嗡嗡的，像是埋怨我这个“不速之客”。终究，它还是逃了，沾满了花粉，逃向了别处的花。

金黄的花朵，像袖珍型的喇叭。挎着半篮子的南瓜花，朝高家胡同回了。母亲早就准备好了盆与水，锅与火——撕去花萼，洗净了，裹一层薄薄的面糊，下油锅炸——酥脆，是带着阳光的;咬开，里头却是软的，有一种淡淡的清甜。我用煎饼卷了五六朵炸好的南瓜花，给奶奶送去。

南瓜花开了，暑假就算真正开始了。

荷花也是可以吃的。尽管已是三伏天，但我那时候没有感觉到太热，也许是空气清新的缘故，也许是绿色植物太多的原因。乡下的荷塘虽多，但各守其道。我去了一处无人问津的塌陷坑，用镰刀收割了几束荷花。

回到家，把花瓣一片片拆下来，开水里一焯，蘸着蜂蜜吃，有荷叶的清气。蜂蜜是去看外婆时回的礼。每年暑

◇闲情偶记

公园角落有一口池塘，不大，荷叶却铺得满满当当。盛夏时节，一枝枝荷花从绿叶间探出头来，粉的、白的，有的盛开着，花瓣层层舒展;有的还是花骨朵，尖尖的，像蘸饱了颜料的笔头。

我不带书，也不看手机，只是在塘边柳荫下的长椅上坐下来。蝉在头顶叫得正欢，一声叠着一声，沸沸扬扬的。可奇怪的是，蝉鸣越响，我的心里反而越静。仿佛那声音是一道帘子，把外头的喧嚣全挡在了外面，只留下一池荷，和我。

荷花开得并不闹。它们一朵一朵地站着，彼此隔着恰当的距离，不挤不抢。有的花瓣已经落了几片，浮在水面上，像小小的舟;有的正开到好处，粉色的瓣尖上还凝着一点更深的红，像是谁用指尖轻轻点上去的。风来了，荷叶便顺着风势微微侧过身去，露出背面青白的脉络;荷花也跟着晃一晃，却不慌张，晃完了，又回到原来的位置。我看着看着，忽然觉得它们不是花，是一群安静的人，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，偶尔交谈几句，声音轻得只有风听得见。

坐着坐着，脑子里就冒出些旧句子来。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周敦颐这话说得真好，可又觉得太端正了些，像在宣读一个人的品德鉴定。我倒更喜欢汉乐府里那句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”，那才像荷该有的样子——热闹是别人的，它只管绿着，密密地长着。

夏天给我发了条短信

[重庆]曾广洪

看见我，咧嘴笑了笑，说老师傅进来坐嘛，空调开起的。我说不，去江边看看。

到了江边，风大了些。虽然还是热的，到底比城里有风。我找了个石阶坐下，脱了拖鞋，脚底板贴着石头，温温的，不烫。江水退下去不少，露出大片的淤泥，几只白鹭站在浅水里，一动不动的，像雕塑。

远处有艘货船开过来，突突突的，船尾拖着一条长长的水纹。船上晾着几件衣服，花花绿绿的，在风里飘。有个小孩站在船头，朝他妈妈喊，说看到朝天门了。

我掏出手机，翻到那条短信，看了又看。

立秋了。这个夏天终于要过去了。热了整整两个月，热得人没了脾气，热得树都懒得动。可真的要走了，反倒有点舍不得。说不清为什么，大概是因为每个夏天都不一样吧。去年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已经记不太清了。前年的更不用说。可这个夏天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每一口呼吸都是滚烫的，每一滴汗都是成的。

江风吹过来，带着一股泥沙的腥味。太阳落到山后头去了，天边烧成一片橘红色，云朵镶着金边，慢慢暗下去。江水也跟着变了颜色，从浑黄变成灰蓝，又从灰蓝变成墨黑。

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准备回家。

手机又响了。还是那个号码，还是那条短信，多了一行字：“明年夏天，还来吗?”

食花记

[邹城]高发奎

假，我们都会去看外婆。每次，我都争着去，因为外婆熬的荷花粥太香了。既好又妙——白米熬至开花，撒几缕撕碎的花瓣，粥便染了淡淡的粉，喝下去，仿佛五脏六腑都浸在池塘的阴凉里。汪曾祺先生写过，他祖母做的荷花饼，用的是嫩荷叶裹了面粉炸，想来也是这般清雅。

外婆的院子里种了三株木槿花。这花朝开暮落，性子急，得赶早摘。我不想它入汤，却把它放在枕边，入梦。它总是清晨绽放，傍晚凋零。在老家，它算是篱笆上的常客，开起来不声不响的，淡紫、粉红、纯白、紫红，十分养眼。

“风动紫苏香，人间烟火长。”外婆说远在江西的五妮给寄来了紫苏。外婆口中的五妮，就是我的五姨。紫苏是一种中草药，可以治疗偶感风寒的头疼。把干叶子泡开，配上新摘的黄瓜，切成丝，拌凉面，那香是醒神的，能叫暑气退避三舍。我看见外婆偷偷抹眼泪呢。她想我的五姨了，在南方的亲人呐。

南方的夜来香，广东人拿它滚蛋花汤，花是淡淡的绿，开了一整夜。开水一烫，一勺入口，仿佛把夏夜的凉风也含在嘴里了。

这些花呀，赶着暑天开。大大方方地把一身香气都捧出来。食过花的我们，却增了一身正气。

窗外的蝉还在叫着，我想明早再去摘一些南瓜花，炸了吃，或者凉拌。再不吃，暑假就结束了。

陪荷坐一会儿

[连云港]李坤

还有杨万里的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那是站在远处看的，壮阔是壮阔，到底隔了一层。真坐下来，挨得近了，才发现荷的好不在“接天”，也不在“映日”，就在眼前这一枝一叶的寻常里。

日头渐渐偏西了，光线从金黄变成橘红，斜斜地照过来，荷花的花瓣便透出半透明的光，像薄薄的绢。风里开始有了凉意，也带来丝丝缕缕的荷香，不浓，是清淡的，要定下神才闻得真切。那香不像别的花那样扑面而来，而是若有若无地绕着，像谁在远处哼一首没有歌词的曲子。我闭上眼睛，让那香气一点一点地渗进来，心也跟着一点一点地松下来——平日里攒的那些焦虑、急躁、没来由的烦闷，都被这香气慢慢地化开了，淡了，散了。

忽然想起洛夫的诗：“众荷喧哗/而你是挨我最近/最静，最最温婉的一朵……”挨我最近的那一朵，是粉色的，花瓣微微向内收着，像在护着什么秘密。

天色将晚，我站起身。蝉还在叫，荷还在那里，如我来时一样。走远了回头再看，那一池荷已融进暗下来的光线里，只剩一片模糊的影。陪荷坐了一会儿，其实就是陪自己坐了一会儿。日子还是那些日子，琐碎还是那些琐碎，但心里好像多了点什么，又好像少了点什么。多的是那一池安静，少的是那些放不下的东西。

回家的路上，晚风从身后追过来，带着若有若无的荷香。我没有回头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
投稿邮箱：yzwb-fanxing@163.com